

塵紅
再

廖輝英◎著

只是在等待著，
等待著某種聲音……

廖輝英作品集 ⑨

紅塵再續

著 者：廖 輝 英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九歌文學網：www.chiuko.com.tw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印 刷 所：崇寶印刷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08（民國97）年12月10日

（本書曾於民國85年由皇冠出版社印行）

定 價：250元

ISBN：978-957-444-553-0

Printed in Taiwan

書號：LE009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塵紅 想

廖輝英◎著

女人多想做自己？

——寫在九歌重排新版之前

十三年前，我的長篇小說《愛殺十九歲》在雜誌上連載了將近兩年，不僅讀者引頸翹盼、爭相閱讀，就連廠商也指定自家產品廣告必須刊插在我小說的刊載頁中，因為那是注目率最高、甚至超過封底和封面裡的兵家必爭之地。可想而知，出書之後的銷售狀況也非常令出版商滿意，即令十三年後的今天，依出書量而給予作者的贈書，在我不斷出清的努力下，依然還見留存。

我並沒有再提當年勇的意圖，只是現在回首，還是非常訝異於自己洞見問題的洞察力；以及如此了解女人內心的渴盼、掙扎與努力的千般幽微和萬種寬容。

上周末和幾位作家搭高鐵南下，同行「丁」的同行「九」都訝異於在這網

路氾濫的時代，我還會在高鐵站上被讀者攬下來傾訴求助……不久前，看到一則類似《愛殺十九歲》情節的社會新聞……身為小說家，這雖不是這一行追求的最高目標，卻是一個作者相當可貴的質素——我想，我會珍惜自己這些特質，繼續努力。

十三年來，許多女性朋友問我：如果站在麥迪遜橋前，女人到底要不要跨過去？我想，這一直是長期以來女性掙扎的課題，也恆常是我的小說探討所在：新時代的女人，到底要做多少自己？多少母親？多少妻子？抑或是，我們到底要依循什麼去建構自己的人生？

答案在哪裡？

或許有一天，它會分別出現在我們各自的心中吧？

因為字數的關係，依慣例，這本書仍以上下集《愛殺十九歲》、《紅塵再續》兩冊出版。

廖輝英

九十八年六月

〔楔子〕

塗寫今生此世

在黑甜甜的情慾裡，三十五歲前從未談過戀愛，連疼惜她的丈夫湯君雄都是相親定情的王連璧，卻在俊美年輕的吳中侃逗弄之下，滾滾翻騰於偷情的縱浪裡。

吳中侃父親吳力行乃湯君雄初中時的恩師，曾在君雄父親拋家他去、無以繼續課業時義助過君雄，使君雄得以完成學業，成為合格建築師。

君雄感念吳老師，因此，在事業有成的如今，對不學無術卻又一肚子奸詐謊騙的恩師之子吳中侃慨伸援手，除了經濟支援之外，甚至讓吳中侃暫住湯家，月給零用，積極為他物色工作。

然中侃心中並不存感激，反倒怨嗔君雄沒有給他更多金錢揮霍。在此同時，慣在女人堆裡吃脂粉的吳中侃，見君雄之妻王連璧秀色可人兼又毫無社會經驗，遂逐步引誘，兩人不久旋告有了不倫的關係。

此後，君雄被蒙在鼓裡，在王連璧資助之下，吳中侃吃香喝辣，由湯家搬離，賴著連璧支付房租、買車、揮霍，過著暗渡陳倉的日子。

就在兩情正濃時，王連璧發現自己懷了吳中侃的孩子，中侃本意不要孩子壞了彼此情濃，不意連璧卻執意要生下孩子，並將之賴在丈夫君雄名下。

湯家長年幫傭、形同家人的陳和美，洞悉中侃和連璧姦情，力勸無效，心力交瘁，只有盡力護主，不讓湯家破裂。

未料孩子生下，濃眉大眼像煞中侃。原本就疑慮叢生的君雄，見了「女兒」品綠，又撞見到醫院探視的中侃，驀然明白一切！

君雄深受打擊，放逐自己，最後才稍稍平靜，夫妻分居，為了兩個兒子哲誠和哲倫都在高中階段，怕影響其升學及情緒，遲遲未辦離婚。

事發後，中侃騙走連璧金錢，遠走他去，留下本欲一起私奔之連璧。連璧在喪失夫愛，又丟掉情夫的兩難狼狽中，開始自力更生，撫養女兒，兩年半之中，由店員而副店長，心情也慢慢平復下來。

某日，連璧突然接到中侃電話，要求一見。電話適被連璧長子哲誠接到，十九歲，剛考完大專聯考的哲誠，本就非常不值母親對父親的背叛，好不容易母親才從失戀中逐漸平復，卻又被吳中侃挑唆而起。電話中，中侃對哲誠的父親湯君雄百般

凌辱，又對哲誠母親王連璧恣意侵犯！哲誠既為父親衝冠而怒，又深恐母親再度陷入不幸和不義，他悄悄操起一把利刃，揣入懷中，單刀赴會，直奔吳中侃和王連璧約定見面的地點！

在哲誠單純的意念之中，只想阻止心愛的母親再度落入情慾播弄之漩渦，沒想到在與吳中侃面對面時，後者態度輕慢，言語卑下，哲誠一怒之下，一刀插入中侃左胸，鮮血湧出，漫紅了王連璧、陳和美、哲誠自己，以及湯君雄的世界！

這糾纏的愛恨情仇，這噴濺的血汗珠淚，要如何鋪寫今生此世？

湯君雄與王連璧、王連璧與吳中侃，各自如何了局？

十九歲的湯哲誠，會因血刃中侃而葬送一生嗎？

經過這一切，湯君雄及王連璧的人生，將如何繼續走下去？所有人的今生，又將如何塗寫？紅塵再續，就是為這些人、這些事、這些必須過下去的日子再鋪陳展開、再繼續經營！

1

從窗戶望出去，天空像久年失洗的灰窗簾，沉甸甸宛如掛了一世紀之久，室內照例燈火輝煌。剛剛才看過幻燈片，最後一張解說完畢，高名城便迫不及待把會議室的燈全打亮，名城愛熱鬧，連對燈光也不例外。

湯君雄坐在下首，正好面對松井重工派來的三個日本技師；名城則坐在斜側，其餘都是他們兩人合夥的高偉建築事務所技術部門的人員。

他們這一次主要是引進高樓新型建築，必須借重日本方面的技術。

有關技術方面的解說，方才已經講解大半天了，日本人在Know-How這方面的小氣舉世聞名，許多「祕訣」根本祕而不宣，只有靠合作者自己揣摩而已，像他們與台灣合作汽車工業，幾十年下來，台灣還只限於零件組合階段，根本談不上什麼自製率。所以松井重工這些技術方面的說明，事實只等於皮毛而已。

現在，改由三人中鬚渣最盛的那個接近中年的野茂雄三說明價格和成本。

君雄沒什麼日文基礎，僅有的就是會上過兩期補習班，加上自己苦背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五十音而已。所幸，松井重工的資料有英譯版本，湊合著也聽得懂七、八分。

君雄非常仔細的傾聽著，主要是因這個牽涉到建築成本，會影響售價的緣故。

空氣中，除了空氣調節器的細微「咻咻咻」游走聲音之外，只有野茂雄三單調而亦顯得單薄的聲音。君雄挪了挪身子，換了坐姿，平地裡突然響起電話聲，大家都讓它嚇了一跳！

原來就會交代總機電話不要接進來的……君雄邊無可奈何的想著，卻又隱隱然猜測會有什麼事情。

靠近話機的小朱去接聽，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干擾，只是佯裝沒事罷了。

「湯建築師——」小朱趨近湯君雄身側，低聲說道：「家裡打來的，說是出了事情。」

君雄只愣了一秒鐘，迅速自椅上站起，盡量不引起注意的拿起話筒，小聲說道：

「喂，我是湯君雄。」

「先生——先生——不得了啦——」和美食皇無助、滿是哭腔，更加顯得語無倫次：「是哲誠……殺……人……」

君雄的心一抽，急問：

「哲誠——被誰殺的？有沒有生命危險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！是哲誠……哲誠殺了……那個吳中侃……」

君雄有一陣子腦筋空白。吳——中——侃——那個他極力要忘記的名字，幾年來，他以爲這個人永遠永遠不會再出現了！他再也不會聽到這個名字！所有的一切，全存到記憶的深海去了！

卻沒想到——和美剛剛說了什麼？一聽到吳中侃的名字，君雄整個腦袋便發脹！剛剛，和美說——

「先生，您聽到了沒？哲誠殺了吳中侃！」

哲誠怎麼會去殺那個混蛋？哲誠不是好好的在家等大專聯考放榜？君雄深深吸了口氣，讓自己恢復鎮定。

「哲誠在哪裡？現在吳中侃的傷勢……他死了沒？」

「哲誠不知道去哪裡，我和太太急著送吳中侃去醫院，沒注意哲誠……」

「那——吳中侃沒死？」

「流好多血，刺在左胸，現正在急救，我，我嚇壞了，怕哲誠會吃虧，所以趕緊通知先生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。醫生有沒有說什麼？」

「說要看看有沒有傷及內臟，譬如心臟什麼的。」

「在哪家醫院。」

和美未及回答，隔著受話器有些距離，君雄只聽她向身旁發問的、聽著有些遙遠的聲音：這家叫什麼醫院？太太？

那麼，王連璧也正在旁邊焦急的等著他去拿主意，去……君雄突然覺得自己有些下作，因為他想到的是王連璧等著他去付吳中侃醫藥費的事。

不，那女人，他分居的妻子，此時正心焦如焚的唯恐她的情郎發生不測吧？和美在電話裡告訴君雄醫院名稱。

君雄突然有種不想再被蒙在鼓裡的憤懣，他粗聲問道：

「和美，妳可不可以告訴我，那姓吳的如何被我兒子撞上？」

「他、他打電話叫太太出去見面，是哲誠接的電話！」

一股怒氣往上竄，君雄咬牙恨道：

「那下流女人，害這個家仍嫌不夠？還想害死自己的兒子？！」

「先生！可是這裡……我怕姓吳的，不會放過哲誠……」

「他若死了，哲誠也逃不掉；他如不死，大家再來談。但我先要找著哲誠，反正那禽獸仍在手術中，一時半時還不知情況，急急去，又不給他送終。」

掛斷電話，君雄呆坐話機旁數秒鐘，一時竟也覺得有股寒意自足下竄升。看來，無論如何，接下來的都是場硬仗，他總須打起精神應戰。這一次，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了自己那前途無量的長子。

他不會讓那卑鄙下流的吳中侃，以及情慾灌頂的王連璧聯手毀掉他的哲誠的！他一定要、也一定會保護兒子的。

君雄抬起臉，很自然去搜尋高名城。名城這一點倒有默契，兩眼也正望向君雄這兒。

君雄向名城示意，率先走出會議室。

名城向松井重工坐著的兩個人簡單交代了一下：「發生了重要而突然的事。」緊接著也跟在身後出去。

君雄正站在會議室外廊下等名城，不等名城發問，便說：

「哲誠拿刀捅了吳中侃。那傢伙現在急救中，不明情況，我必須先找到哲誠，防他再做傻事，我得穩住他。」

「你自己先穩住。」名城溫和但帶著某種權威，一改平日口吻：「我去醫院跟你會合。你慢慢來，找到哲誠，安定他妥當，然後再到醫院，我們商量對策。我會先去醫院，看有什麼要處理的。」

「可是，松井重工的人——」

「中午讓老江他們陪一陪，晚上看情況再說了。」名城當機立斷：「就告訴他們，哲誠開車撞傷人。」

兩人初步商議妥當，先後再進會議室。

名城不等坐下，就哈腰開口，一邊向充當翻譯的老江，一邊則面對松井重工的三名技術人員：

「湯先生的長子開車撞傷人，對方正在急救，所以有許多事需要處理，所以我和湯先生得分頭去忙，這裡要告罪一下，只怕今天是沒空陪貴賓了，一切勞煩江先生陪著。反正他們停留一個星期，我們再找時間作陪。」

一等老江翻譯大概，松井重工的人紛紛發出驚嘆聲，隨即又相繼說出「請便」之類的言語。

湯、高二人也不再客套，二人連袂急急忙忙自會議室奔出，又奔出公司。臨分手時，名城特別回頭叮嚀君雄：

「緊事緩辦。越是這種事越要謹慎。你做任何事前，一定得和我商量。好吧！」君雄感激莫明，卻只說得出「知道了」三個字。

兩人分頭奔走。名城目標明確，他得先去醫院看吳中侃的情況，才能想出對應之

策。若是姓吳的翹辮子，那他們只怕也不能做什麼了。

媽的！這吳中侃也真陰魂不散！三、四年無消無息，本來以為他從此當真銷聲匿跡，不再為害湯家，卻偏偏這時又出來攪局，而且一攪就攪出這件大禍。

哲誠也真是的！用自己的前途砸在那破敗浪子身上！不！要怪該怪王連璧，四十多歲的女人了還如此陷溺情慾，為這顯然的敗類家破而人財兩失，連自己的長子也賠進去，怎會如此不知醒悟？

高名城邊望著街上的車河嘆氣，邊在車上胡亂雜想。那和美也講不清楚，最少是死是活該弄明白。死有死的方法，活有活的計較，至少該讓他和君雄心中有個譜！

湯君雄則把車子開往昔日住家——目前王連璧和哲誠、哲倫兩兄弟住的舊家。

他不知該往何處去尋兒子，不過，出了事，即使要逃，以哲誠的個性，該會先回家一趟吧？

如果在舊房子那裡找不到哲誠，君雄就不知該上哪裡找去了。

早知今日，便該趁早將那舊房子賣掉，如此，吳中侃也不會那麼順當容易就找到王連璧。沒找著，自然沒那個電話；沒那個電話，自然更不會有後續這一連串禍事！

都怪自己一念之仁！婦人之仁！讓王連璧棲身於此！

君雄又急又氣又怨怪自己。吳中侃的生死，他也有著和名城相仿的想法。和美嚇壞